



面对歹徒挺身而出的“夺刀少年”错过了万人瞩目的高考，却用青春热血书写了人生的另一张答卷。不论接下来参加教育部为他们单独组织的考试成绩如何，这两个少年在素质教育方面的成绩已完全达标并圆满毕业。他们没有走进校园的考场，却走进了人生的考场；无缘高考，却顺利通过了一场“德”考。考试当日他们递交的一份高考成绩单叫“见义勇为”。

如今，柳艳兵、易政勇两位江西宜春考生头缠纱布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澳门科技大学、南昌大学等多所高校向他们伸出橄榄枝，愿助其圆大学梦。这些良善的举动和温情的慰藉同时也温暖着千千万万有良知和有正义感的人。我们试着从反面假设一下，如果这两个少年在公交车上置歹徒的行凶于不顾，自顾自地去参加高考，即使考上了清华北大又是社会想要的人才吗？大学需要的是“夺刀”少年还是做“鸵鸟”的少年？世界上比考分更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 醒醒吧 天才他爸

万事万物都有时机，幼儿教育也同理，因材施教、适时教育才能有最好的效果

□ 梁 米

这两天逛超市，发现入口处堆满了幼儿英语、绘画、音乐、体育中心的小广告，有的甚至打出了“你不是天才(或富翁)不要紧，加入我们，你将成为天才(或富翁)父母”的噱头。如此不靠谱的宣传，周围却出人意料地围满了人，不知是单纯看热闹，还是真要把自己家娃“培养”成天才。反常即为妖，作为一个幼儿园孩子的妈，我不得不反思，是不是我自己家有一“天才”这事太没信心了？

经过仔细的咨询和一段时间的卧底，我发现那些打着天才旗号的教育中心，其实最终结果就是把一些本该7岁孩子掌握的知识提前灌输给3、4岁的孩子，说白了就是幼儿教育“小学化”。

我们都知道，幼儿教育“小学化”是一种急功近利的错误教育倾向。家长、老师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无奈而执着地进行小学化的幼儿教育，其实并不会给孩子的未来带来任何好处。就像一只雏鸟，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冲破蛋壳才能出来见到外面的世界，如果人为地打破蛋壳，那么雏鸟就丧失了生存下去的力量，因为没有成熟的身体条件不能适应环境。万事万物都有时机，幼儿教育也同理，适时教育才能事半功倍。

那么，什么是科学的适时教育呢？我觉得，权衡的关键应该是让孩子自然吸收，而非硬性灌输！我们教幼儿简单的字词，并不是要把他们培养成语言学家，让孩子欣赏音乐，也不是一定要使他成为音乐家。早期教育的重点是开发多元智能，本着兴趣、需要的原则对孩子实施启蒙教育，是创造适当条件使幼儿的各项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是为培养孩子体格健康、智力发达、品质和个性良好打基础。“学问”不等于“知识”，所谓有“学问”的人并不仅指他掌握多少知识，而更是指他是一个“学会了问”的人，是一个“会问、能问”的人。孩子能发现问题并有发现问题的习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有了无限的发展潜力，这比灌输大量的知识强一千倍。

同时，家长也应该学会因材施教。以艺术为例，艺术是天赋和教育的结果，及早地发现孩子的艺术天赋，及时加以培养和指导，就能培养孩子的艺术才能。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家长要在孩子的活动中善于观察和发现孩子的艺术天赋。孩子身上的污渍就是家长了解孩子的一个细节，如果孩子身上老是被水彩颜料弄脏，这时候家长就不要武断地训斥孩子不讲卫生，而是要尽量采取平等的方式，询问孩子一天的经历，了解孩子的兴趣和爱好。因为这些污渍的背后可能有一个孩子要成为艺术家的梦想。但你不能逼迫一个爱跳舞的孩子成长为一个画家。

就像让孩子多吃当季的食物，有利于他们身体健康。学前教育也是一样，因材施教、适时教育才能有最好的效果。让我们在正确的时节，播下饱满且适合的种子，并耐心等待那最终收获的丰硕果实吧。

# 夺刀少年的道德试卷

与其说这是两个“夺刀少年”的一次高考，不如说是所有国人重塑道义、唤醒良知的一次道德考试

□ 赵凤兰

长期以来，分数成为考量学生优劣的主要标准。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各学校更是打出了“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等雷人标语，这种以分数论英雄、以高考定生死的人才选拔机制使得学生的德智体美等素质教育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等这些学生将来投身社会后发现，社会需要的是一个有健全品格和人格担当，能处理应变各类复杂人事关系及社会能力的综合性人才，而不仅仅是个只会死读书、读死书，应对“题海战术”的匠人。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分数也只能是衡量学生能力及素质的标准之一，而非全部。成绩好只能表明这个人有很强的学习

## 被忽略的父爱

父亲也是一个人，一个需要不断给予力量和精神鼓舞的男人。

□ 贺 超

父亲辞世前后我始终不能接受的是：癌症原来距离我这么近，而我却不并不知道。之后数次痛定思痛的总结我想就血淋淋的两个字：忽略。转眼又到父亲节，我倒是想聊聊我们对于父爱的忽略。

身为男人，我是如此理解父爱的隐忍和不易。社会赋予了男人以这样的一种姿态存活——坚强有担当，隐忍须不屈。在家庭生活中，男人作为父亲，自然而然成为一家之长，成为家庭责任的主体。从小我们就知道歌颂母亲，感恩母爱，但是对于父爱的认知基本是在长大成人之后。

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我和父亲的关系都是抵触的，年少无知的轻狂和叛逆，很快就可以形成和父亲的抵抗，而在家庭中父亲永远是“严厉”的化身，这必然使得我们的父子关系紧张而纠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工作四五年后，忽然发现家里有事时，父亲会打电话与我商量，那一刻我知道我在父亲眼中，是

一个成年人了。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责任。

父母之爱的表情是完全不同的。母爱直接而热烈，父爱含蓄而内敛；母爱细致而温柔，父爱隐秘而深沉；母爱悠长但琐碎，父爱无声却博大。这些情感，无私却容易被子女泛滥，谓之：“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想，我也是失去了才悔之晚矣的其中一个。

谈到忽略，正是因为父爱的隐忍和深沉，让我们习惯了母爱的无微不至。我们总觉得，父亲是不会病的，父亲总是会替我们出头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难住父亲的，但最终会忽略，父亲也是一个人，一个需要不断给予力量和精神鼓舞的男人。父亲患病后，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他的脆弱。病魔几乎快把他击垮了。尤其看见医生的时候，他是如此的卑微，卑微得让我觉得心碎，为什么他不能坚强面对？直到某一天，父亲对我说：“如果老天，再给我五年时间，让我可以送走你奶奶，为老娘养老送终，我咋都不怕。”那一刻我明白了，作为一个男人他心里的不容易。

□ 祝鹏程

从小到大，父亲在我们眼中，是力量的化身，是坚强的代表，是万事通，挡风遮雨的大伞，是安全的港湾。但是伴随着父亲的苍老，这一切都变成了过去式。他们也开始脆弱，开始变得不那么强大。尤其是父亲退休后的生活，我认为是做子女必须要加强关注的阶段。

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我和父亲的关系都是抵触的，年少无知的轻狂和叛逆，很快就可以形成和父亲的抵抗，而在家庭中父亲永远是“严厉”的化身，这必然使得我们的父子关系紧张而纠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工作四五年后，忽然发现家里有事时，父亲会打电话与我商量，那一刻我知道我在父亲眼中，是

## 原生态不是形象工程

在“看”与“被看”之间，如何尊重民间艺人的权益问题，摆在了组织者的面前

□ 祝鹏程

近年来，“原生态”的民间艺术成为了文化市场上的热点。在央视的歌手大赛中，“原生态”民歌往往是最受欢迎的；标榜“原汁原味”的小剧场相声也受到了大众的热捧；而张艺谋陆续策划的“印象”系列也吸引了人们的持续关注。不过，在“原生态”日盛走红的今日，我们尤其需要冷静的思考。

无疑，“原生态”艺术是有诱惑力的。在现代化与都市化的大潮下，住在钢筋铁骨中的人们为了生计与工作而奔忙着，过着周而复始的平淡生活。“原生态”的出现恰逢其时，它为人们提供了麦当劳与周杰伦以外的另一种选择。人们可以在阿宝的“信天游”中感受黄土高原的辽阔，也可以在德云社的“京味相声”里回忆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可以说，“原

生态”滋润了大众的心灵，调节了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让人们暂时忘却都市的喧嚣，回归日渐远离的“乡土”、感受逐渐疏远的“人情”。

然而，仔细考察近年来“原生态”艺术的发展状况，便会发现它又陷入了种种困境。

首先，“原生态”截断了民间艺术的自然发展。相声从“撂地”卖艺到进入剧场，它的生存语境发生了变化，它的表演方式和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一些粗荒的“包袱”消失了，“太平歌词”等传统的技艺也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作品与表演技法。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艺术精进的必要条件。但今日的一些相声演员，却以“原汁原味”为由，重新拾起了那些已经衰朽的技巧与内容。显然，放弃艺术的发展与创新，躺在老祖宗的功劳簿上吃老本，并不利于艺术的健康发展。

其次，“原生态”的艺术表演也引发了一系列难以回避的权益问题。理想的“原生态”艺术，应该是在民间艺人、表演的组织者与观众的平等对话中进行表演的。而今日的一些“原生态”艺术，完全遵循了商业化的运作路子。为了招引眼球，组织者往往把“原始”、

绝不会容忍“高帅富”的丝毫成分掺杂进屌丝队伍，但允许成功人士迈进屌丝圈。这似乎给了屌丝理论一个致命打击，因为公认的屌丝具有“穷丑矮”、远离爱情的范畴。

屌丝也有自己的“屌丝边陲”，就是同样有着自己的道德规范和渴望成功的理想。这种理想充满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以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完成对屌丝自身生活质量的有限提高即可。从这种恬淡自然的生活勇气引申出来的屌丝道德规范就是凭自己的努力揣着自己挣得钱得到个“苹果手机”或者进趟肯德基。

事实上，屌丝群体的出现是社会底层生活状态与社会现实冲突的产物，是对社会公平的质疑与发展条件不对等的天然反抗，以原真性为基础，巧妙地混合了中国文化中自嘲、接受现实、返璞归真等多样元素。这种以欢笑来掩饰内心痛苦的做法，远远高于声色俱厉的口诛笔伐和口干舌燥的教条说教的效果，成为弱势群体有效释放心理压力和主张地位诉求的有效手段。

跳出高考站在更高的社会层面来讲，“夺刀少年”首先也是公民，他们的义举也给社会道德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近年来，一系列“冷血”事件发人深省。近的有山东招远的麦当劳血案，一些人眼睁睁看着无辜妇女被暴徒打死而不伸出援手；远的有广东小悦悦事件，2岁小龄童反复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视而不见、见死不救；还有旅日留学生机场弑母，最后只有一外国人上前施救；老人在街上犯病倒地，几乎无人前去搀扶等等，种种事件无不透射道德的缺失。这种见死不救看似毫发未损，实质是对生

命的漠视和摧残，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道德犯罪？

孟子云：“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意思是说每个人也有不忍人之心，若看见小孩将要摔入井中，并不因为交情、声誉等利害关系而救人，而是因为内心“善”的本质自然流露而救人。“夺刀少年”正是放弃私利、保存仁义的儒家思想道德高标的践行者，他们虽只是涉世未深的学生，却比社会上一些麻木的所谓“正常人”更懂得良知、道义为何物，何为“不忍之心”。相信以上“冷血”事件如有更多的“夺刀少年”在场，将不会如此悲情。

如果每个公民都保有常人所应有的善心的话，相信“夺刀少年”一事也只是稀松平常不会被如此放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这是两个“夺刀少年”的一次高考，不如说是所有国人重塑道义、唤醒良知的一次道德考试，不合格者势必必要回炉再造。

这个时期的父亲是脆弱的，甚至是迷茫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心理缺失感增加，从忙到闲的不适感扑面而来，所以此时家庭的关爱和亲人的呵护，是让他重新找到自我，找到生活方向非常重要的精神源泉。

父亲陪伴我们有过那么多美好的日子，但是父亲节却远远没有母亲节、情人节那么热闹。在儿女的眼里，父亲永远是坚强的、严厉的，儿时我们怕他，长大后似乎也不像母亲一样需要牵挂。但别忘了，父亲也会老去。老得再也不会给你狠狠的一巴掌，不会在你做错事的时候凶你一句，瞪你一眼。当常年在外的你终于回一次家时，反而会讨好似的为你做这做那。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没有谁能敌得过岁月。关于父爱，已经有太多的溢美也有不少的遗憾。《父与子》、《聆听父亲》、《父亲》等文学作品，以及那么多电影如《那人那山那狗》《当幸福来敲门》《大雨》《美丽人生》等，都为我们讲述着父爱之伟大。父亲节，不要再忽略父爱。

对于即将接手高一的老师，一方面，他们被当作是可供评鉴的商品一样供人评头论足，毁誉褒贬，实在有损尊严；另一方面，或主动或被迫一改往日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走街串巷、摇唇鼓舌的角色，或许诺，或自诩，或贬损，职业本有的高尚被弃之不顾，又实在有损人格。

对于家长，被轮番骚扰得烦不胜烦倒在其次，关键是无形中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正确定位了——教育孩子本来是家庭和学校共同的责任，现在学校这么一搞，给家长的感觉就是孩子的成败多取决于对学校和老师的选择了；而部分不太理性的家长，更是将自己的孩子当作待价而沽的物品，要么强充内行，将学校批得体无完肤，要么专门等待着看哪一所学校呈奉的“蛋糕”更大。

而这中间，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学生。他们被纷至沓来的信息、游说、传言搞得不能安心学习，似乎对哪所高中的选择还重要于考试成绩；各种夸张的宣传让学校和老师在他们心目中也沒有了那份神圣和崇高，不少孩子还有了错误的认识，学习成绩是唯一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横行的利器，分数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身份的高低，成绩可以赤裸裸地拿来作为与人讨价还价的工具并且为自己马上带来现实利益；而进入高中后，因为“我”是通过被“请”和“求”的方式进入这扇大门的，无形中又多了一份骄气、傲气和霸气。

这样来看，我们惊讶地发现，每年上演的高中招生大战，居然没有任何一方受益，相反，却是全面受损，而且损失惨重。

全面受损的事情我们还每年干得轰轰烈烈，乐此不疲，唯一的原因，只能在于学校综合资源的不均衡，因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预从理论和现实上都不可能拥有强势的基础——你不能剥夺我为了孩子的终身选择好学校的权利。就这个意义而言，教育的均衡化才是走向良性竞争的唯有效途径。

对于紧绷神经的高中来说，压力似乎没有已时，高考刚刚落幕，中考硝烟又将燃起。高一招生大戏开始上演，学校开始展开各种手段强势出击：炫耀成果，宣传“名师”，入校鼓动，金钱诱惑，殷勤家访，设摊咨询，无所不用其极。凡是竞争，总有获益者和受损者。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场每年上演的招生大战，到底是谁从中得到了便宜。

对于一所学校，办学水平到底如何，社会各个层面自有本来就相对比较固定的公论，因此，宣传终究难以起到扩大影响、树立形象的作用，倒是在宣传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其他学校用以攻击的靶子，真真切切地造成了有损学校形象的结果；而用本来就有限的教育经费作为吸引那些“尖子生”的手段，更是降低了学校的身份；许多学生本来就是通过各种承诺招进来的，稍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就成为被人攻击的口实；招来的学生，将来高考考好了，那是当然的事情，考不好，就是学校和老师的问题，中考成绩成为了评价高中办学水平的绝对尺度，各色评价很不理智地看轻了学生在高中学习的用功程度。

对于即将接手高一的老师，一方面，他们被当作是可供评鉴的商品一样供人评头论足，毁誉褒贬，实在有损尊严；另一方面，或主动或被迫一改往日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走街串巷、摇唇鼓舌的角色，或许诺，或自诩，或贬损，职业本有的高尚被弃之不顾，又实在有损人格。

对于家长，被轮番骚扰得烦不胜烦倒在其次，关键是无形中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正确定位了——教育孩子本来是家庭和学校共同的责任，现在学校这么一搞，给家长的感觉就是孩子的成败多取决于对学校和老师的选择了；而部分不太理性的家长，更是将自己的孩子当作待价而沽的物品，要么强充内行，将学校批得体无完肤，要么专门等待着看哪一所学校呈奉的“蛋糕”更大。

而这中间，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学生。他们被纷至沓来的信息、游说、传言搞得不能安心学习，似乎对哪所高中的选择还重要于考试成绩；各种夸张的宣传让学校和老师在他们心目中也沒有了那份神圣和崇高，不少孩子还有了错误的认识，学习成绩是唯一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横行的利器，分数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身份的高低，成绩可以赤裸裸地拿来作为与人讨价还价的工具并且为自己马上带来现实利益；而进入高中后，因为“我”是通过被“请”和“求”的方式进入这扇大门的，无形中又多了一份骄气、傲气和霸气。

这样来看，我们惊讶地发现，每年上演的高中招生大战，居然没有任何一方受益，相反，却是全面受损，而且损失惨重。

全面受损的事情我们还每年干得轰轰烈烈，乐此不疲，唯一的原因，只能在于学校综合资源的不均衡，因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预从理论和现实上都不可能拥有强势的基础——你不能剥夺我为了孩子的终身选择好学校的权利。就这个意义而言，教育的均衡化才是走向良性竞争的唯有效途径。

对于紧绷神经的高中来说，压力似乎没有已时，高考刚刚落幕，中考硝烟又将燃起。高一招生大戏开始上演，学校开始展开各种手段强势出击：炫耀成果，宣传“名师”，入校鼓动，金钱诱惑，殷勤家访，设摊咨询，无所不用其极。凡是竞争，总有获益者和受损者。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场每年上演的招生大战，到底是谁从中得到了便宜。

对于一所学校，办学水平到底如何，社会各个层面自有本来就相对比较固定的公论，因此，宣传终究难以起到扩大影响、树立形象的作用，倒是在宣传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其他学校用以攻击的靶子，真真切切地造成了有损学校形象的结果；而用本来就有限的教育经费作为吸引那些“尖子生”的手段，更是降低了学校的身份；许多学生本来就是通过各种承诺招进来的，稍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就成为被人攻击的口实；招来的学生，将来高考考好了，那是当然的事情，考不好，就是学校和老师的问题，中考成绩成为了评价高中办学水平的绝对尺度，各色评价很不理智地看轻了学生在高中学习的用功程度。

对于即将接手高一的老师，一方面，他们被当作是可供评鉴的商品一样供人评头论足，毁誉褒贬，实在有损尊严；另一方面，或主动或被迫一改往日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走街串巷、摇唇鼓舌的角色，或许诺，或自诩，或贬损，职业本有的高尚被弃之不顾，又实在有损人格。

对于家长，被轮番骚扰得烦不胜烦倒在其次，关键是无形中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正确定位了——教育孩子本来是家庭和学校共同的责任，现在学校这么一搞，给家长的感觉就是孩子的成败多取决于对学校和老师的选择了；而部分不太理性的家长，更是将自己的孩子当作待价而沽的物品，要么强充内行，将学校批得体无完肤，要么专门等待着看哪一所学校呈奉的“蛋糕”更大。

而这中间，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学生。他们被纷至沓来的信息、游说、传言搞得不能安心学习，似乎对哪所高中的选择还重要于考试成绩；各种夸张的宣传让学校和老师在他们心目中也沒有了那份神圣和崇高，不少孩子还有了错误的认识，学习成绩是唯一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横行的利器，分数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身份的高低，成绩可以赤裸裸地拿来作为与人讨价还价的工具并且为自己马上带来现实利益；而进入高中后，因为“我”是通过被“请”和“求”的方式进入这扇大门的，无形中又多了一份骄气、傲气和霸气。

这样来看，我们惊讶地发现，每年上演的高中招生大战，居然没有任何一方受益，相反，却是全面受损，而且损失惨重。

全面受损的事情我们还每年干得轰轰烈烈，乐此不疲，唯一的原因，只能在于学校综合资源的不均衡，因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预从理论和现实上都不可能拥有强势的基础——你不能剥夺我为了孩子的终身选择好学校的权利。就这个意义而言，教育的均衡化才是走向良性竞争的唯有效途径。

对于紧绷神经的高中来说，压力似乎没有已时，高考刚刚落幕，中考硝烟又将燃起。高一招生大戏开始上演，学校开始展开各种手段强势出击：炫耀成果，宣传“名师”，入校鼓动，金钱诱惑，殷勤家访，设摊咨询，无所不用其极。凡是竞争，总有获益者和受损者。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场每年上演的招生大战，到底是谁从中得到了便宜。

对于一所学校，办学水平到底如何，社会各个层面自有本来就相对比较固定的公论，因此，宣传终究难以起到扩大影响、树立形象的作用，倒是在宣传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其他学校用以攻击的靶子，真真切切地造成了有损学校形象的结果；而用本来就有限的教育经费作为吸引那些“尖子生”的手段，更是降低了学校的身份；许多学生本来就是通过各种承诺招进来的，稍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就成为被人攻击的口实；招来的学生，将来高考考好了，那是当然的事情，考不好，就是学校和老师的问题，中考成绩成为了评价高中办学水平的绝对尺度，各色评价很不理智地看轻了学生在高中学习的用功程度。

对于即将接手高一的老师，一方面，他们被当作是可供评鉴的商品一样供人评头论足，毁誉褒贬，实在有损尊严；另一方面，或主动或被迫一改往日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走街串巷、摇唇鼓舌的角色，或许诺，或自诩，或贬损，职业本有的高尚被弃之不顾，又实在有损人格。

对于家长，被轮番骚扰得烦不胜烦倒在其次，关键是无形中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正确定位了——教育孩子本来是家庭和学校共同的责任，现在学校这么一搞，给家长的感觉就是孩子的成败多取决于对学校和老师的选择了；而部分不太理性的家长，更是将自己的孩子当作待价而沽的物品，要么强充内行，将学校批得体无完肤，要么专门等待着看哪一所学校呈奉的“蛋糕”更大。

而这中间，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学生。他们被纷至沓来的信息、游说、传言搞得不能安心学习，似乎对哪所高中的选择还重要于考试成绩；各种夸张的宣传让学校和老师在他们心目中也沒有了那份神圣和崇高，不少孩子还有了错误的认识，学习成绩是唯一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横行的利器，分数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身份的高低，成绩可以赤裸裸地拿来作为与人讨价还价的工具并且为自己马上带来现实利益；而进入高中后，因为“我”是通过被“请”和“求”的方式进入这扇大门的，无形中又多了一份骄气、傲气和霸气。

这样来看，我们惊讶地发现，每年上演的高中招生大战，居然没有任何一方受益，相反，却是全面受损，而且损失惨重。

全面受损的事情我们还每年干得轰轰烈烈，乐此不疲，唯一的原因，只能在于学校综合资源的不均衡，因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预从理论和现实上都不可能拥有强势的基础——你不能剥夺我为了孩子的终身选择好学校的权利。就这个意义而言，教育的均衡化才是走向良性竞争的唯有效途径。

对于紧绷神经的高中来说，压力似乎没有已时，高考刚刚落幕，中考硝烟又将燃起。高一招生大戏开始上演，学校开始展开各种手段强势出击：炫耀成果，宣传“名师”，入校鼓动，金钱诱惑，殷勤家访，设摊咨询，无所不用其极。凡是竞争，总有获益者和受损者。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场每年上演的招生大战，到底是谁从中得到了便宜。

对于一所学校，办学水平到底如何，社会各个层面自有本来就相对比较固定的公论，因此，宣传终究难以起到扩大影响、树立形象的作用，倒是在宣传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其他学校用以攻击的靶子，真真切切地造成了有损学校形象的结果；而用本来就有限的教育经费作为吸引那些“尖子生”的手段，更是降低了学校的身份；许多学生本来就是通过各种承诺招进来的，稍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就成为被人攻击的口实；招来的学生，将来高考考好了，那是当然的事情，考不好，就是学校和老师的问题，中考成绩成为了评价高中办学水平的绝对尺度，各色评价很不理智地看轻了学生在高中学习的用功程度。

对于即将接手高一的老师，一方面，他们被当作是可供评鉴的商品一样供人评头论足，毁誉褒贬，实在有损尊严；另一方面，或主动或被迫一改往日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走街串巷、摇唇鼓舌的角色，或许诺，或自诩，或贬损，职业本有的高尚被弃之不顾，又实在有损人格。

对于家长，被轮番骚扰得烦不胜烦倒在其次，关键是无形中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正确定位了——教育孩子本来是家庭和学校共同的责任，现在学校这么一搞，给家长的感觉就是孩子的成败多取决于对学校和老师的选择了；而部分不太理性的家长，更是将自己的孩子当作待价而沽的物品，要么强充内行，将学校批得体无完肤，要么专门等待着看哪一所学校呈奉的“蛋糕”更大。

而这中间，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学生。他们被纷至沓来的信息、游说、传言搞得不能安心学习，似乎对哪所高中的选择还重要于考试成绩；各种夸张的宣传让学校和老师在他们心目中也沒有了那份神圣和崇高，不少孩子还有了错误的认识，学习成绩是唯一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横行的利器，分数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身份的高低，成绩可以赤裸裸地拿来作为与人讨价还价的工具并且为自己马上带来现实利益；而进入高中后，因为“我”是通过被“请”和“求”的方式进入这扇大门的，无形中又多了一份骄气、傲气和霸气。

这样来看，我们惊讶地发现，每年上演的高中招生大战，居然没有任何一方受益，相反，却是全面受损，而且损失惨重。

全面受损的事情我们还每年干得轰轰烈烈，乐此不疲，唯一的原因，只能在于学校综合资源的不均衡，因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预从理论和现实上都不可能拥有强势的基础——你不能剥夺我为了孩子的终身选择好学校的权利。就这个意义而言，教育的均衡化才是走向良性竞争的唯有效途径。

对于紧绷神经的高中来说，压力似乎没有已时，高考刚刚落幕，中考硝烟又将燃起。高一招生大戏开始上演，学校开始展开各种手段强势出击：炫耀成果，宣传“名师”，入校鼓动，金钱诱惑，殷勤家访，设摊咨询，无所不用其极。凡是竞争，总有获益者和受损者。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场每年上演的招生大战，到底是谁从中得到了便宜。

对于一所学校，办学水平到底如何，社会各个层面自有本来就相对比较固定的公论，因此，宣传终究难以起到扩大影响、树立形象的作用，倒是在宣传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其他学校用以攻击的靶子，真真切切地造成了有损学校形象的结果；而用本来就有限的教育经费作为吸引那些“尖子生”的手段，更是降低了学校的身份；许多学生本来就是通过各种承诺招进来的，稍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就成为被人攻击的口实；招来的学生，将来高考考好了，那是当然的事情，考不好，就是学校和老师的问题，中考成绩成为了评价高中办学水平的绝对尺度，各色评价很不理智地看轻了学生在高中学习的用功程度。

对于即将接手高一的老师，一方面，他们被当作是可供评鉴的商品一样供人评头论足，毁誉褒贬，实在有损尊严；另一方面，或主动或被迫一改往日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走街串巷、摇唇鼓舌的角色，或许诺，或自诩，或贬损，职业本有的高尚被弃之不顾，又实在有损人格。

对于家长，被轮番骚扰得烦不胜烦倒在其次，关键是无形中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正确定位了——教育孩子本来是家庭和学校共同的责任，现在学校这么一搞，给家长的感觉就是孩子的成败多取决于对学校和老师的选择了；而部分不太理性的家长，更是将自己的孩子当作待价而沽的物品，要么强充内行，将学校批得体无完肤，要么专门等待着看哪一所学校呈奉的“蛋糕”更大。

而这中间，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学生。他们被纷至沓来的信息、游说、传言搞得不能安心学习，似乎对哪所高中的选择还重要于考试成绩；各种夸张的宣传让学校和老师在他们心目中也沒有了那份神圣和崇高，不少孩子还有了错误的认识，学习成绩是唯一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横行的利器，分数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身份的高低，成绩可以赤裸裸地拿来作为与人讨价还价的工具并且为自己马上带来现实利益；而进入高中后，因为“我”是通过被“请”和“求”的方式进入这扇大门的，无形中又多了一份骄气、傲气和霸气。

这样来看，我们惊讶地发现，每年上演的高中招生大战，居然没有任何一方受益，相反，却是全面受损，而且损失惨重。

全面受损的事情我们还每年干得轰轰烈烈，乐此不疲，唯一的原因，只能在于学校综合资源的不均衡，因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预从理论和现实上都不可能拥有强势的基础——你不能剥夺我为了孩子的终身选择好学校的权利。就这个意义而言，教育的均衡化才是走向良性竞争的唯有效途径。

对于紧绷神经的高中来说，压力似乎没有已时，高考刚刚落幕，中考硝烟又将燃起。高一招生大戏开始上演，学校开始展开各种手段强势出击：炫耀成果，宣传“名师”，入校鼓动，金钱诱惑，殷勤家访，设摊咨询，无所不用其极。凡是竞争，总有获益者和受损者。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场每年上演的招生大战，到底是谁从中得到了便宜。

对于一所学校，办学水平到底如何，社会各个层面自有本来就相对比较固定的公论，因此，宣传终究难以起到扩大影响、树立形象的作用，倒是在宣传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其他学校用以攻击的靶子，真真切切地造成了有损学校形象的结果；而用本来就有限的教育经费作为吸引那些“尖子生”的手段，更是降低了学校的身份；许多学生本来就是通过各种承诺招进来的，稍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就成为被人攻击的口实；招来的学生，将来高考考好了，那是当然的事情，考不好，就是学校和老师的问题，中考成绩成为了评价高中办学水平的绝对尺度，各色评价很不理智地看轻了学生在高中学习的用功程度。

对于即将接手高一的老师，一方面，他们被当作是可供评鉴的商品一样供人评头论足，毁誉褒贬，实在有损尊严；另一方面，或主动或被迫一改往日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走街串巷、摇唇鼓舌的角色，或许诺，或自诩，或贬损，职业本有的高尚被弃之不顾，又实在有损人格。

对于家长，被轮番骚扰得烦不胜烦倒在其次，关键是无形中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正确定位了——教育孩子本来是家庭和学校共同的责任，现在学校这么一搞，给家长的感觉就是孩子的成败多取决于对学校和老师的选择了；而部分不太理性的家长，更是将自己的孩子当作待价而沽的物品，要么强充内行，将学校批得体无完肤，要么专门等待着看哪一所学校呈奉的“蛋糕”更大。

而这中间，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学生。他们被纷至沓来的信息、游说、传言搞得不能安心学习，似乎对哪所高中的选择还重要于考试成绩；各种夸张的宣传让学校和老师在他们心目中也沒有了那份神圣和崇高，不少孩子还有了错误的认识，学习成绩是唯一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横行的利器，分数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身份的高低，成绩可以赤裸裸地拿来作为与人讨价还价的工具并且为自己马上带来现实利益；而进入高中后，因为“我”是通过被“请”和“求”的方式进入这扇大门的，无形中又多了一份骄气、傲气和霸气。

这样来看，我们惊讶地发现，每年上演的高中招生大战，居然没有任何一方受益，相反，却是全面受损，而且损失惨重。

全面受损的事情我们还每年干得轰轰烈烈，乐此不疲，唯一的原因，只能在于学校综合资源的不均衡，因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预从理论和现实上都不可能拥有强势的基础——你不能剥夺我为了孩子的终身选择好学校的权利。就这个意义而言，教育的均衡化才是走向良性竞争的唯有效途径。

对于紧绷神经的高中来说，压力似乎没有已时，高考刚刚落幕，中考硝烟又将燃起。高一招生大戏开始上演，学校开始展开各种手段强势出击：炫耀成果，宣传“名师”，入校鼓动，金钱诱惑，殷勤家访，设摊咨询，无所不用其极。凡是竞争，总有获益者和受损者。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场每年上演的招生大战，到底是谁从中得到了便宜。

对于一所学校，办学水平到底如何，社会各个层面自有本来就相对比较固定的公论，因此，宣传终究难以起到扩大影响、树立形象的作用，倒是在宣传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其他学校用以攻击的靶子，真真切切地造成了有损学校形象的结果；而用本来就有限的教育经费作为吸引那些“尖子生”的手段，更是降低了学校的身份；许多学生本来就是通过各种承诺招进来的，稍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就成为被人攻击的口实；招来的学生，将来高考考好了，那是当然的事情，考不好，就是学校和老师的问题，中考成绩成为了评价高中办学水平的绝对尺度，各色评价很不理智地看轻了学生在高中学习的用功程度。

对于即将接手高一的老师，一方面，他们被当作是可供评鉴的商品一样供人评头论足，毁誉褒贬，实在有损尊严；另一方面，或主动或被迫一改往日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走街串巷、摇唇鼓舌的角色，或许诺，或自诩，或贬损，职业本有的高尚被弃之不顾，又实在有损人格。

对于家长，被轮番骚扰得烦不胜烦倒在其次，关键是无形中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正确定位了——教育孩子本来是家庭和学校共同的责任，现在学校这么一搞，给家长的感觉就是孩子的成败多取决于对学校和老师的选择了；而部分不太理性的家长，更是将自己的孩子当作待价而沽的物品，要么强充内行，将学校批得体无完肤，要么专门等待着看哪一所学校呈奉的“蛋糕”更大。

而这中间，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学生。他们被纷至沓来的信息、游说、传言搞得不能安心学习，似乎对哪所高中的选择还重要于考试成绩；各种夸张的宣传让学校和老师在他们心目中也沒有了那份神圣和崇高，不少孩子还有了错误的认识，学习成绩是唯一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横行的利器，分数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身份的高低，成绩可以赤裸裸地拿来作为与人讨价还价的工具并且为自己马上带来现实利益；而进入高中后，因为“我”是通过被“请”和“求”的方式进入这扇大门的，无形中又多了一份骄气、傲气和霸气。

这样来看，我们惊讶地发现，每年上演的高中招生大战，居然没有任何一方受益，相反，却是全面受损，而且损失惨重。

全面受损的事情我们还每年干得轰轰烈烈，乐此不疲，唯一的原因，只能在于学校综合资源的不均衡，因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预从理论和现实上都不可能拥有强势的基础——你不能剥夺我为了孩子的终身选择好学校的权利。就这个意义而言，教育的均衡化才是走向良性竞争的唯有效途径。

对于紧绷神经的高中来说，压力似乎没有已时，高考刚刚落幕，中考硝烟又将燃起。高一招生大戏开始上演，学校开始展开各种手段强势出击：炫耀成果，宣传“名师”，入校鼓动，金钱诱惑，殷勤家访，设摊咨询，无所不用其极。凡是竞争，总有获益者和受损者。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场每年上演的招生大战，到底是谁从中得到了便宜。

对于一所学校，办学水平到底如何，社会各个层面自有本来就相对比较固定的公论，因此，宣传终究难以起到扩大影响、树立形象的作用，倒是在宣传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其他学校用以攻击的靶子，真真切切地造成了有损学校形象的结果；而用本来就有限的教育经费作为吸引那些“尖子生”的手段，更是降低了学校的身份；许多学生本来就是通过各种承诺招进来的，稍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就成为被人攻击的口实；招来的学生，将来高考考好了，那是当然的事情，考不好，就是学校和老师的问题，中考成绩成为了评价高中办学水平的绝对尺度，各色评价很不理智地看轻了学生在高中学习的用功程度。

对于即将接手高一的老师，一方面，他们被当作是可供评鉴的商品一样供人评头论足，毁誉褒贬，实在有损尊严；另一方面，或主动或被迫一改往日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走街串巷、摇唇鼓舌的角色，或许诺，或自诩，或贬损，职业本有的高尚被弃之不顾，又实在有损人格。

对于家长，被轮番骚扰得烦不胜烦倒在其次，关键是无形中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正确定位了——教育孩子本来是家庭和学校共同的责任，现在学校这么一搞，给家长的感觉就是孩子的成败多取决于对学校和老师的选择了；而部分不太理性的家长，更是将自己的孩子当作待价而沽的物品，要么强充内行，将学校批得体无完肤，要么专门等待着看哪一所学校呈奉的“蛋糕”更大。

而这中间，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学生。他们被纷至